

歷代史料筆記叢刊

海國四說

清代史料筆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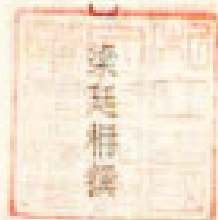
中華書局

清代史料筆記叢刊

海國四說

〔清〕

梁廷樞撰



中華書局

責任編輯：陳東林

清代史料筆記叢刊

海國四說

〔清〕梁廷柟撰

駱驛 劉驍點校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文字六〇三廠印刷

850×1168毫米1/32·8³/₄·158千字

1993年2月第1版 1997年12月湖北第2次印刷

印數 1501-7500 冊 定價：12.50 元

ISBN 7-101-00594-2/K·257

前言

梁廷枏（一七九六，嘉慶元年——一八六一，咸豐十一年），字章冉，廣東順德人，道光副貢，道光、咸豐年間廣東的名儒和學者，也是鴉片戰爭時期，主張開眼看世界、積極介紹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一位愛國的、先進的知識分子。鴉片戰爭前，梁廷枏先後歷任澄海縣訓導、廣州越華、越秀書院院監、學海堂學長、廣東海防書局總纂等。鴉片戰爭期間，熱情支持林則徐領導的禁烟運動和反侵略戰爭，積極反對和揭露琦善的賣國投降活動。而後，應聘入粵督祁項、徐廣縉幕府，並以愛國士紳的身份參加和領導了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廣東人民的反侵略、反投降斗争，積功於一八五一年（咸豐元年）獲授內閣中書銜，後又加侍讀銜。

梁廷枏一生著述甚豐，據不完全统计有三十餘種，而對後世影響最爲深遠，裨益國人最多者，則當首推他的以「籌海防夷」爲目的著述數種，如《廣東海防彙覽》四十二卷，《粵海關志》三十卷，《海國四說》十四卷，《夷氛聞記》五卷等。其中尤以《海國四說》最具代表性。

《海國四說》，合《耶穌教難入中國說》（不分卷）、《合省國說》三卷、《蘭崙偶說》四卷、《粵道貢國說》六卷四說爲一書，殺青於一八四六年（道光二十六年）。合省國即美國，蘭崙即英國首

都倫敦，此處泛指英國。《合省國說》和《蘭崙偶說》就是美國和英國簡說。《合省國說》主要取材於美國傳教士美里哥（即裨治文）的《合省國志略》。定稿於一八四四年。《蘭崙偶說》亦主要取材於當時翻譯的西人著作。《粵道貢國說》的主要文獻依據是當時粵海關所存歷年中外通商、交涉檔案。《耶穌教難入中國說》則主要取材於作者當時所涉獵到的基督教宣傳的各種書籍。

在《海國四說》中，作者歷述了英、法、荷、葡、意、西等西方各資本主義國家相繼東來，企圖用商品打開中國大門的過程與咄咄逼人的氣勢，指出：他們是以「貿易爲本」（《合省國說》序），「唯利是圖」，「人性刻忍」（《蘭崙偶說》序）。也揭露了他們利用耶穌教侵略中國的強烈慾望。梁廷枏敏銳地覺察到，這些西方國家，遠非中國傳統政治生活中的「貢國」與「藩屬」，乃是非同尋常的隱患，他引述早在嘉道之交廣東碣石鎮總兵的奏摺說，在來中國「朝貢」的各國中，唯西方來的「紅毛」一種，最爲叵測」（《粵道貢國說》）。

梁廷枏懷抱強烈的愛國熱忱，著書立說，大聲疾呼，陳說抵制西方國家侵略的主張和要求，而尤爲可貴的是，他不以傳統的虛矯自大、閉關鎖國的態度對待西方國家，而是面對現實，開眼看世界。他努力搜集西方傳來的資料和各種著述，潛心研究。結果，他意外地發現，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僅不是傳統所說的離開中國的茶葉、大黃就無法生存的野人和蒙昧不化的「夷狄之邦」，而已經是在許多方面都遠較自稱爲「天朝上邦」的中國更爲文明開化、發達而先進的國

家了。他以十分贊賞的心情，興奮而詳細地介紹了英、美的議會制度和民主政治，他說美國的政治是民選統領（總統），國家大事均由統領「與民共議」（《合省國說》卷二）；彼自立國以來，凡一國之賞罰、禁令，咸於民定其議，而後擇人以守之。未有統領，先有國法。法也者，民心之公也。統領限年而易，……既不能據而不退，又不能舉以自代。其舉其退，一公之民。」（《合省國說》序）他還驚奇地發現，西方國家的生產也遠較「天朝」中國發達得多。他像講天書一樣述說輪船、火車是如何「輪轉機動，行駛如風」，機器紡織是如何「機動而自成布，故成製多而用力省」。甚至細心描述蒸汽機的運轉及其製造方法。梁廷枏事實上朦朧地承認了西方國家以「貿易為本」的制度，比着「天朝」中國的閉關鎖國、「重農抑商」制度是優越的。石破天驚，《海國四說》的刊刻，在當時閉目塞聽、固步自封的中國知識界和思想界引起了相當的震動和矚目。正如《清史列傳》本傳所說：「是論出，人頗建之。」《海國四說》以及與其同時刊刻的魏源的名著《海國圖志》等內容新穎、認識敏銳的著作，在當時雖只是寥若晨星，但在近代中國思想史却起着開先河的作用，而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梁廷枏以其敏銳的洞察力和對新事物的勇敢探索精神，完全可以比肩于魏源、龔自珍等思想大家，而不愧為近代改革思潮的先驅人物之一，當然，在今天看來，梁廷枏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的介紹顯然是膚淺的、不全面的，對於資本主義制度及其必然的對外侵略擴張，更缺乏本質的認識。他的思想深處，更是經常不能忘情于「我朝威德覃敷，無

遠弗屆」(《粵道貢國說》卷一)的美好記憶，甚至還寄望于借助中西已通的交流，用孔孟「聖道」來改造整個西方世界。這些都是不足為怪的，也都不是不可以從歷史和時代的局限得到解釋的。

《海國四說》與作者的另一名著《夷氛聞記》一樣，後世流傳甚稀。晚近的學術界，亦只有個別作者偶有提及。據了解，目前國內僅在廣州存有三部：殘本一部（缺《耶穌教難入中國說》、《蘭崙偶說》二種。下稱甲本），完整的刻本二部（下稱乙本）。近年，台灣《中華文史叢書》影印有抄本《粵道貢國說》一種，從該抄本的著者題署看來，所據祖本當與廣州甲本相同。現存甲本二種，著者題署分別為「廣東澄海縣訓導梁廷枏著」和「澄海縣訓導臣梁廷枏謹編」，而乙本四種，均在訓導前又加有一個「欽加內閣中書銜」。按：《海國四說序》撰寫于一八四六年，梁廷枏獲授內閣中書銜在一八五一年。據此可以推斷，甲本的刊刻時間，當在一八四六年以後的道光末年，而乙本當刊刻于梁廷枏又獲加「侍讀銜」以前的咸豐年間。經比勘，甲、乙二本的板式、板口以及字體均完全一樣，乙本對甲本的個別文字增刪之處，增刪字數相等，力保與甲本版面一致，數處有較大增刪文字的起止行，也保持了與甲本的吻合。由此可見，乙本當係甲本的挖改。這次點校，以刊刻較早的甲本為底本，所缺二種，用乙本補齊。改正字在原本的錯字後都加「」號，補字加「^」號。筆誤、避諱字徑加改正，徵引他書或文獻的錯字、誤文，則據原文或權威版本校正，並在當頁注明。《耶穌教難入中國說》作者文內行側作了一些邊批，現均以「」

用小字排入文內。此外，本書述及外國地名、人名、「貢物」品類名稱之處甚多，均係連接而書，或因當時音意合譯之故，或因引文刊刻錯漏，正確點斷，殊非易易，經諸方請教、查考，仍有數處無法點斷，又未便妄斷，只有原文照排，俟諸高明了。限于點校者的水平，其他方面的錯誤和不當之處，亦定所難免，敬希讀者批評指正。

駱 驛

一九八五年四月

海國四說序

三代後，惟漢、元聲威所至，視周、秦、唐、宋爲遠。然亦止西北關塞而外，未聞越葱嶺而訖西孺。卽歷代市舶駢集廣、閩，大率來自東南洲島。故自元以前，尚不知有西洋諸國。

明初，鄭和返命，內臣接踵而往。費氏《天心紀行》、吳氏《朝貢》兩錄出，張氏《東西洋考》繼之。而後，海西島嶼略有稱名。其時，舟航梭織，所經復有亞非利駕亦云利未亞地，卽今之所稱曰第三洲，合大浪山迤西，別爲一區者也。萬曆以後，西人遵海遠求荒僻，又得亞墨利加之北，移人實之，既又沿沂而得其南，終更冒險以抵極南生火之地。雖不可居，而墨瓦臘泥加之名，緣是起焉。然當利瑪竇之來，禮臣據《會典》，但知有西洋瑣里，尚未知有大西洋。陳氏之《錄海國聞見》，在我朝定鼎之初，圖繪大地全形，猶不越前三方者，蓋明末紀綱失馭，無以柔遠，貢國日少，聲教不通。陳氏採掇之疏，厥端有在。

逮奉聖化覃敷，南洋開禁，重譯旅來，敏關受廬，如遊闔戶。入市之有合省國，卽新闢亞墨利加之曠野。而若荷蘭、若佛嘯西、若啖咭喇、若喘、若噠，則統逮於西洋。其始皆因貢得市，後則凡其種類與其屬國，並得以有易無。二百年來，所以沾濡美利，涵泳皇仁者，可謂極深，誠渥

淡髓淪肌矣。

諸國之始至也，荷蘭以助勦海逆，貢市最先，而意大理亞次之，博爾都噶爾雅又次之，暎咭喇又次之。暎咭喇雖奉冠帶稍後，而貢獻頻數，一時恭順，實出忱誠，未嘗以其使臣之失儀辱命而盡絕之也。

夫西國之風氣，惟利是圖，君民每聚貲合財，計較錙銖之末，跋涉數萬里，累月經年，曾不憚其險遠。來市雖衆，率貿易工技者流，習狃夷風，方自以稅重貨多，日持市道之見，與爲窺測。大體所在，開喻原難。故從來馭夷之方，惟事羈縻，養欲給求，開誠相與，毋啓以隙而挑以衅，是卽千古懷柔之善術。蓋其人生長荒裔，去中國遠，不覩聖帝明王脩齊治平之道，不聞詩書禮樂淑身範世之理，所得內地書籍，出於市商之手，徒求值賤，罔裨貫通，更畏例嚴，購求忙雜，又飄棲異域，必無淹博紳賢，古義遂精，豈通解證。彼縱堅心求學，而擇師乏術，從人迷途，薄涉淺嘗，望一漏萬，無足以生其悅服，啓其機緘。夫是以始終墨守舊行之教，遞相傳述，輾轉附益。不知所考，則信奉愈堅，不知所疑，則觸發無自意。

五口通商之後，固專於牟利，亦樂於行教。信教之心愈篤，斯傳教之意愈殷。傳欲其廣，信欲其速，於是動以語言，勸以文字，誘以禍福。凡可以聳人聞聽者，將無乎不至。議者極其事之所底，有慮其中於風俗人心而無如何，相與喟然太息者矣。

雖然，無足慮也。其爲言也淺，淺則不耐人思索，雖質至庸常者，亦將異說存之，況聰穎之士乎？其爲事也虛，虛則徒令人疑惑，雖素講因果者，猶必空文視之，況禮義之俗乎？且其教主之種種奇能異蹟，姑無論僅從千百年後得諸傳聞，就令事事不誣，不過中國道流之戲幻。彼生長窮荒，聖教所不及之地，耳濡目染，沿遞徵說，凡應考筮仕，並出於斯，里巷常談，殆同讀法，牢不可破，曷怪其然。誠使明性道之大原，聖賢之彝訓，與夫古今治亂興亡之迹，日用倫常之道，不啻居漆室而覩日星，濯泥塗而升軒冕。其不思而悔，悔而轉，轉而棄者，無是人，更無是理也。

夫周孔之道洋施，本速於傳郵。特前此西海之外，舟車阻之，俟其從容向化，勢已緩矣。今則招徠既廣，望光而踵至者，未嘗限以工賈之輩。邇者皇上擴天地之仁，恩施格外，聽其購求典籍，延致中土儒生，大地同文，兆端於此。他日者，設能盡得聖君、賢臣、孝子、悌弟、義夫、節婦之見於紀載者，有以次第講習，牖其愚蒙，引其嚮往，將所謂思悔轉棄者，直且暮閒事。是蓋聖教普施之漸之，有以發其機而操之券，又安有人心風俗之足害也哉？

予以讀禮家居，取舊所聞，編成《四說》，先詳彼教之委曲，而折衷之以聖道，并其所習聞之說考證焉，而明其所出，而後其教可聽與方外並存，曰《耶穌教難入中國說》。次舉入市之國之所稱貨多稅重者，爲之各臚其風土起滅之由，一冠以中國年號，自案牘以逮時賢撰著，參以彼所自說，誕異者仍而正之，而後始末燎如，用資聞見，曰《合省國說》，曰《蘭嶼偶說》，而終之《粵道

貢國。凡貢道之由廣東者，紀其年月、品物、錫賚、筵燕，而厚往薄來之義見焉。貢道不止粵東，謹就耳目所及，不敢濫也。粵道不止西洋，附以暹羅諸國，從其同也。卽稱臣納賚之故，可共曉然於天朝厚澤，煦育已深。不特思義顧名，羣安無事，抑更沾濡聖學，勉作異域循良之民，則聖代聲教，夫豈漢、唐以下比哉？區區之懷，如是而已。不曰「記」而曰「說」者，以中國人述外國事，稱名自有體制，且非足跡之所及，安知其信？固不敢援李思聰之「百夷傳」、候（侯）繼高之「日本風土記」爲例也。編成，輒序其大凡於簡端。道光丙午年正月梁廷枏自序

海國四說目錄

海國四說序

耶穌教難入中國說

序.....一

耶穌教難入中國說.....四

合省國說

序.....五〇

卷一.....五二

卷二.....六九

卷三.....八七

蘭崙偶說

序.....一〇四

卷一	一〇四
卷二	一一八
卷三	一三五
卷四	一五一

粵道貢國說

卷一暹羅國一	一六四
卷二暹羅國二	一八一
卷三荷蘭國	二〇二
卷四西洋諸國	二二六
意大里亞國	二三三
博爾都噶爾雅國	三三七
卷五暎咭喇國一	三三一
卷六暎咭喇國二	三四七

耶穌教難入中國說

序

耶穌得以其教行於所近諸國久矣。領其教曰鐸德者，四布徒衆，遞爲勸引，往往不遺餘力，非若中國聖人之在宥，羣生聞風自起也。是故，先之以言，不人則資之以利，不人則竟劫之以威。上好下甚，下好上從，何怪乎一方百十國之靡然向風，影隨而響應哉？漢代去秦火未遠，遺編日少，故老漸凋。雖在中朝，猶將曲學爭鳴，方且見異思遷，遠求佛書於天竺，矧僻陋在夷之俗，又安識聖帝明王文物聲名之別有所在。

猿狖蒙昧，第率其好爭喜殺、互爲雄長之常，民生日衽席於鋒鏑死亡中，物釋而未得所養也，途歧而罔識所歸也。一旦而耶穌生於其間，創爲一說，開其地從來之所未有，復與其門徒弟子，各勵其果敢堅忍之志，強辯重贅之舌，鼓力協心，罔憚車航險遠，開闢以遊於四國，家爲之喻，戶爲之曉，不啻木鐸之徇道路焉。而其爲說也，則又專舉人人所必敬共敬之天體，使返思而尊崇之，確指人人欲識未識之天心，爲鑿空而顯釋之。斯固有以取諸其人之意中，而出諸其人之意外矣。其立爲科條也，則又寬之以倫常日用，而畧限之以持齋戒殺，樂行所易，自不畏所難

矣。習之以地獄天堂，而卽終之以審判復活，因其常自推信其變矣。淺之以啓其可從，又欺之以使其必從，而且更惕之，使其不得不從。而適當聲教未訖之時，爭殺相衡之會，機觸必動，勢在必轉，夫是以趨之若鶩，一發不可復遏，以迄於今也。

然吾固嘗深思，其教之所從出，與夫所以得行之故，蓋有疑而未安者焉。夫持齋戒殺，佛氏之宗旨也。西北酋長素詭仇戮，不如是，則民無噍類矣。天堂地獄，佛氏所借以勸善而戒惡者也。神道設教，過鑿反誣，故輪迴受生，儒門不道。然今之喇嘛以化身而轉世者，蓋有之矣。耶穌生佛涅槃二千餘年後，宗旨與釋氏畧相等。其撰遺經書，意質語淺，（聖母經）自似本（救度佛母經）爲胚胎。而佛說諸經，多以奉持效驗爲文辭，今其教之所謂（信經）、（十字經）者，立意亦猶是耳。豈天厭殺亂，別增一教於西海窮陬，使相爲表裏乎？顧何以人主出奴，各不相下也？回教肇始，謨罕慕德，所稱幼而神異，能自造經典，敬天禮拜者。八思巴七歲誦經數十萬言，其徒能吐火吞刀，其教許娶妻生子，與耶穌之生有異質，善諸幻術，男婦皆可入教者，何適相似耶？宗喀巴經之言達賴，班禪轉生期以六世，與耶穌教所引古經，預書其降世救人奇蹟者，又何適相似耶？三者皆後於耶穌，豈其事其說偶若轍合耶？抑耶穌雖生漢代，其書實晚出行世，後起者特卽三者之前事，彙託之一人，以自相誇大耶？不然胡爲乎信之者目覩轉不若耳聞之多也？不然胡爲乎受刑在建武八年，月果東行示變，而漢志乃竟從缺也？姑無論西邦自爲文獻記載，所在牴牾，無

足深辨也。就令變水爲酒，叱風遏浪，一切皆實有之，要不過師巫一時戲幻之術，正佛氏之所謂下乘者，中土如葉法善、冷謙輩皆所優爲。卽死去旋活，當亦與尸解無異，其人殆不可勝計。然在當時，止自證其道，自成其仙，初未聞有普招庸衆，嘖爲教主之事。而一耶穌乃令人震驚若此，信乎少所見者之多所怪。而教之傳否，必視夫所傳之地爲幸不幸矣。凡皆不能無疑於吾心者也。

且伊古以來，論盛德大業，至五帝三王止矣。頌揚五帝三王之德業，縱極其推崇，亦至稱曰「開天」、曰「繼天」、曰「則天」、曰「配天」止矣。以雜教言，如墨德墨克，固葱嶺以西所最信服者也。顧羣稱之曰「天使」，以爲無以復加矣。今耶穌明明與人同生死，乃既名以天主之尊，更實以分天之體，與「援神契」之稱太山爲天帝孫，「博物志」之稱帝二女居洞庭異矣。嗚呼，其稱名亦甚矣！天分其體，禮拜謂何？非所謂日戴而忘其高耶？夫以是而行善、求福，亦善其所善矣。此尤不能安於吾心者也。

自來知命者不立巖牆，故明哲爲保身之要。耶穌以一介編氓，處父母之邦，日以行法聳動於人國，招時所忌，不得其死。使其先能知幾，當不至是。今取其所爲而懸揣之：既慮人疑行教之不免，教將緣是中止也，於是設爲捨死救人之說，因以死後復活者，明其生有自來，歿有所爲，則雖橫死而不足生向教者之悔矣；又慮人疑篤守教而乏近報，勢必久而思去也，於是設爲復活審判之說，先以茫無定期者使之預爲其地，益固其心，則雖遲久而不足以絕入教者之望。